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历史小说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

精品丛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精品丛书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历史小说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精品丛书·历史小说/严歌苓等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306-5712-6

I. ①小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220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8.5 插页 2 字数 293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 册 定价: 34.00 元

目 录

.....

001	麦草垛和棉花垛	董立勃
024	狗狗狗	葛水平
060	金陵十三钗	严歌苓
110	大马一丈高	周 伟
164	将军	唐 镇
196	佛手	胡西淳
240	六爷	张同义



麦草垛和棉花垛

□ 董立勃

那年,我十六岁。

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的一天,我和两个死党,一个叫大平,一个叫小军,又去了无数次去过的地方洗澡。这地方是一条大水渠的拐弯处,这里有一个湾子,很像是个放大的大浴盆。我们总是到这里来,有个主要原因是水渠的边上有一座沙丘。沙丘平坦松软,不是床胜过床。在凉凉的水里折腾得累了,爬到岸上来,往那沙丘上仰面朝天一躺,把太阳晒热的沙子,撒到一丝不挂的身体上,真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我们在这个季节里,几乎是两三天就要来一次。这一次也和过去一样,到了水渠埂边,站在水边脱衣服,只穿了两件衣服,衬衣和裤子,眨眼就脱光了。脱光了,没有马上往水里跳。天山下来的雪水,太阳晒不透。不知是谁从哪里听说了,下水前,用自己的热尿在腹部揉一揉,腿脚就不会抽筋了。反正是每一回我们都要站在水边尿一泡,一部分尿射到了水里,还有一部分就用手接了抹到了小肚子上。这一回也是这样做了,只是在做的过程中,我们突然有了一个过去没有的新发现。先是大平发现的,他指着我说,哎呀,你那里长毛了。我低头一看,真的是有黑黑的几根。不过我也马上看到了大平那里也一样。再看小军那里也没有例外。谁也不说谁了,一齐跳到了水里。水里好像藏了无数的针,在里面待得时间长了,会刺得骨头疼,只好从水里出来,到沙丘上晒一会儿太阳。晒暖了身子再下到水里去闹。

沙丘上躺着三个光屁股的少年,也许该叫青年才合适了。

一个叫珠珠的从武汉支边来的女青年顺着渠沿走过来,她从场部办完事返

回连队，心情格外好，那个叫王主任的干部说可以考虑把她调到场部卫生院。到了卫生院就可以不下地干活了。那个王主任没有一点儿架子，说起话来和气又亲切，和她不沾亲带故的，可对她的事可热情了，要是他真的帮她调到了卫生院，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他才好啊。她想着走着，一直走到了我们的跟前。过去在这里洗澡，只要有女的经过，我们一定要跳起来光着屁股又叫又喊，如果是个结过婚的娘儿们，会大骂我们几句，要是个没结过婚的姑娘会赶紧低下头走过去。看到她们不好意思和害怕的样子，我们得意极了。可是今天我们却做不到那样了，见到珠珠过来，倒是我们紧张了起来。一个劲儿地用手把沙土往大腿中间的地方堆，直到完全地盖住了。珠珠走过我们身边时，看了一眼我们三个，像是看到了一堆木柴一样，理也没有理地又往前走她的路了。可我们三个却坐了起来，盯着她的后面一个劲地看。她穿着裤子，可还是能看出她的屁股又鼓又圆，随着她的脚步一扭一扭地。

我还是那样爱看书，看书和过去有些不同，一本书拿到手，总先草草地翻一遍，找有关男女方面的情节看。看一遍还不行，至少要看上五六遍。这些孩子看过的书，你会发现，在印有有关男女事情章节的纸页，由于被手指过多的触摸，显得要比别的书页脏一些。还有，我也喜欢看经常贴出来的纸的布告。那上面全是被宣判的罪犯，几乎每一张布告上，多数的罪犯犯的都是同一个罪，那就是强奸罪。看这样的布告让我有种莫名的刺激。那是个不让谈论爱情的年月，男女间的来往受到限制，还会受到指责。如果有证据证明你乱搞男女关系，那你就一定要受到惩罚，你会被处分会被降职会被调走，并且从此有污点，再也不会受到重用。因为你是个道德败坏的人。为此，我有时就极痛恨自己。恨自己见了长得好看的女同学总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。听到大人们在一起讲下流的故事时，也不愿离去，总想站在旁边多听一会儿。更让我觉得自己可恨的是我进了厕所，先是要注意和女厕所相隔的墙是不是有了裂缝，我是多次透过这样的裂缝，偷看过，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偷看。

下面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我十六岁这一年，这一年我没有故事。我是在看着我身上黑色的毛不断稠密的过程中，迎来我十七岁的生日。一九七一年，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的大高潮。接下来要讲的故事，主要角色是我。



农场的学校在开始割麦子时放暑假。这时候，在广大的原野上，玉米和棉花还是绿油油的，只有麦子是金黄色的。农场的地很大，大的地一块能上千亩，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。当有风吹过来时，会摇起一层层的浪来，让人想到大海。联合收割机，这里人说是康拜因，在麦田里行驶时，就像远航的战船。在它们的背后，麦浪消失了，留下的是一个一个的像是哈萨克人毡房的麦草垛。

还有一年就要高中毕业的我，和我的伙伴小军、大平，在放假后没有事情可做，当时还没有考大学一说，那时农场的学生，不管你的学习成绩如何，大家都会得到同样的安排，一齐走向正在开垦的荒原。城里的孩子都要去种地，我们当然更是不能有别的选择了。当时全国的青年都知道一句话，说是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。于是每一个要走出校门的人不用做更多的努力，就可以自然地得到一个美好的前途了。不为将来发愁，现在日子会变得轻松。可我们在这个收麦子的季节，却找不到让我们的身心觉得快乐的事。好些年了，听到看到的，全是一遍遍地重复。就像是我读过的书，就那么几本，想找本新的看看，没有。据说是大部分的作家被当作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。没有关进去的也吓得不敢写了。正是读书的年岁，没有书读，只好去找别的事做了。我们的血像火烧着我们的屁股，我们坐不下来，我们要从屋子里走出来，会没有目的地朝一个地方跑起来，带起的风在耳边呼呼的响，直到气喘吁吁两腿发软，才会扑倒在青草地上，用急跳的心敲打大地，证明着青春期的力量。

就是在这样的没有方向的奔跑里，足迹雨点一样洒遍了农场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。每一回都想遇到点儿什么，越危险的越来劲儿。比如说，在那奎屯河茂盛的树林里，突然钻出个前苏联派来的特务；再比如说，在那片和土匪打过仗的战场旧址上，从沙土里扒出一支枪或一把刀来；再比如说，一群狼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，它们饿得眼睛全绿了，把我们围住了，跑是跑不了了，可还不能让它们吃掉；再比如说，有一个坏人在搞反革命的破坏活动，让我们给碰上了。比如来比如去，还只能是比如，比如的事情，总是不见发生。于是我们在一起，常怨我们爹娘把我们生出来的晚了，没有赶上打日本鬼子，也没有赶上打国民党蒋匪帮。

看不见有事情发生，不等于没有事情发生，今天没有看到发生事情，不等于明天不会看到事情发生。三个人凑到一起，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在外边跑着比在

家里待着有意思。在外面说不定就会遇到点儿什么事，待在家里面是肯定什么事也不会遇到。

于是这天我们不知道要出去做什么事，可还是出了家门。

出了门，我说向东走，大平说向南走，全没有理由。小军说，随便朝哪边走，我不管，跟着走。只好石头剪子布，我出了拳头，大平伸出的是巴掌，布把拳头包住了，大平胜了，三个人一齐向南走。

走到了野外，回头看，看不到房子了。再往前看，看到了一片收割过的麦田。麦田里没有麦子了，也没有干活的人了，只有一座座的麦草垛，睡着了一样没有声息。我们没有进入麦田，麦田里会有什么，看一眼全明白，没有意思。我们在骆驼刺、芨芨草和怪柳、胡杨编织的杂乱的网里乱窜，像狗一样寻找猎物。可我们并不知道这猎物是什么。一只野兔子被惊动了，从我们的眼皮下窜过，我们相互看了一眼，谁也没有想追的样子，只好让那只兔子跑掉了。要是放在两年前，追上追不上，也要把自己追个半死不活的。再走了一会儿，又看到一棵树上，有个鸟窝。在高高的树梢上，一只叫不出名的鸟，站在窝边，看到我们一拍翅膀飞走了。它飞走了，可能会在窝里留下它下的蛋，没准还会有刚孵出的小鸟。我们仰起了脖子朝树梢上望，只能望到一团草，望不到窝里面的情况，要不要往上爬呢，鸟窝离地面有十几米高，要上去可不容易。我让小军上，小军让大平上。大平说，里面可能啥都没有。我和小军也同意这个说法。是啊，要是爬上去，什么也没有，可就太亏了。算了，我们可不想干吃亏的事。十七岁了，有些把戏再玩儿也没有意思了。要干，就干个大事，有政治意义的，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，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。比如说，课文上说到的那个叫刘文学的少年，就是在庄稼地里碰到了一个要破坏生产的老地主，他和老地主展开了勇敢的斗争，结果被老地主杀害了，成了全国儿童学习的英雄。我们也想当这样的英雄，只是有一点儿不同，那就是不要让老地主杀害掉。我知道当个不死的英雄要比当死掉的英雄有意思多了。可是在这个连鬼影子也见不到的荒野上，英雄的故事实在是容易出现。

离开了那棵有鸟窝的树。从树林里钻出来，一看是麦地。一座麦草垛离我们只有几米远。我说，歇一会儿。另外两个也说歇一会儿。说不上是累，只是看到了麦草垛，就想歇一会儿了。

麦穗有芒刺，麦草上没有了麦穗，很光滑。麦草垛的麦草是切碎了的麦秆儿，在太阳下晒了好些天了，堆在一起又松又软，还散发着淡淡的暖意。踩在上

面，站不稳，只好坐下或躺下，让大半个身子陷在里面，像是有人从后面把你温柔地抱着。

躺着，眼朝上，只能看天。天看上去比地简单，没有山没有河没有庄稼和村庄，只有云。云是白的，猛一看，云是不动的，盯住了看，会看出这些云一点儿也不老实，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样子，总让人觉得在一团团的云彩的里面，还藏着什么传说中的神怪，一发脾气，就打雷闪电下大雨。不过，我这会儿看到的云，是很乖的样子，懒洋洋的，没有睡醒似的，高高在上面游动着。

都不说话。静得能听到虫子在叫，能听到身子下的麦草在响，能听到远处的树叶沙沙地在动。我们在看完了云后，闭上了眼睛。有些困乏，也想睡上一会儿。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听到了有人的响动，我们真的就睡着了。

是我先听到的。那响动是沿着地面，传给了麦草垛，再通过了细细的麦秆儿颤抖，传到了我的身体里。我的眼睛闭着，可我知道有一个人正朝这边走过来。

真的有人来了。是个男人。我在听到有人来了后，在麦草垛上换了个姿势，由躺着改成了趴着，我的头朝上抬了抬。把挡着视线的几缕麦草秆儿拨开了一条缝，我从这条缝里看到了那个男人。而那个男人是无法从这条缝里看到我的。他好像也没有对麦草垛这边多注意，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收割过的麦地里还会有人。这个男人在麦地边的渠道埂子上站住了，他没有马上走进麦地里来。站在那里东张张西望望，像是在找个什么急切得到的东西。还把手搭在眉檐上，为的是能看得远一些。这时他是侧对着我的。不过，我还是认出了他，他是场部的一个干部。好像姓王，好像是个什么主任。我认识他，农场开大会时，他总是站在台子前面，领着大家喊口号。那时不管开什么大会，最后一个仪式就是喊口号。口号就那么几个，总是离不开革命和万岁的词句。于是喊口号的人就成了农场的名人。大家总是很容易地把他认出来，而他认不出大家也不奇怪了。王主任还在渠埂上张望。我想不出他在张望什么，我有些为他着急了。我想是不是应该走过去问问，是不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，我们可以帮着找一块儿找，找东西这个事人越多越好。反正我们也是闲着没事，还不如学学雷锋助人为乐了。正在想着，我看到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王主任朝东南方向招了招手，像是变戏法儿，从那边的树林带里钻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走到了王主任跟前大约是走得太累了太急了太热了，掏出了手绢擦脸上的汗。这个人是个女人。这女人我也认识。她叫珠珠，

就是在水渠埂边碰到的那个珠珠。农场地方大,可人不算多,哪方面有一点儿特点的人,极容易让大家全认识,珠珠全身各处看起来都圆圆的,皮肤也白白的,和她的名字一样,像一颗珍珠。

王主任说,找个地方,歇一歇。珠珠说,这野地里,哪有地方可以歇一歇。王主任指指麦草垛。珠珠看看麦草垛,没有吭声。王主任说,走吧。他说着伸出了一条胳膊,横到了珠珠的后背上。王主任往前一走,被胳膊揽住了的珠珠也只能是跟着一起走。他们下了渠埂,走进了麦田。

麦地里有许多的麦草垛。他们要走到我们待着的这个麦草垛跟前的可能性几乎是没的。他们没有在靠着地边的麦草垛前停下,他们一直走到了田地的中间。这样他们和我们之间就隔了有十几座麦草垛。实际上这么一来,我们趴在麦草垛上已不可能看见他们了。我看看大平和小军,三个人的眼色交换了一下。他们到麦地来干什么,到麦草垛上干什么。我们想不明白。越是想不明白的事,越是想搞明白。而这明白不是想出来的,是看出来的。

趴在这麦草垛上,无法看明白,那就只有换个地方看了。这个地方,不但能看明白他们,还不能让他们发现有人在看他们。我朝四处瞅了瞅,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了这个地方,这地方不在地上,而是在树上。

地的两边全有树,利用麦草垛的掩护,我们顺利地来到麦田旁边林带里。

林带里主要是两种树,一是沙枣树,一是榆树。沙枣树上有尖利的刺。我们爬到了榆树上。夏天的树树叶多,被树枝撑开,就像是在空中吊了无数绿色的网。遮挡住了我们的身体,可挡不住我们的眼睛,那大小不一的网眼,可以任我们的视线穿越,去看远处和近处那些我们想看的東西。我的目光挨个地朝麦地里的麦草垛看过去,不大一会儿,我的目光就看到了我想看的。在麦地中间的一个麦草垛上,王主任和珠珠坐在上面。麦草垛很软和,他们坐着时,有小半个身子陷在了里面。他们在说话,可能是离得远了,又不是顺风。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。听不到他们说话,只好看他们说话了。可这又有什么看头呢。我想,看上一会儿,如果他们只是在说话,我就不看了,就从树上下来,去到水库边上的树林里转转,再看看会不会遇到别的什么事。可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,麦草垛上的情况有了变化。坐着的王主任和珠珠不再是坐着的了,他们躺倒在了麦草垛上。可他们不是为了看天上的云,好像也不是走得累了,想换个姿势休息休息。珠珠是仰面躺倒的,而王主任却是面朝下,压在了珠珠的身上。这么压着,底下



的人是一定很难受的。珠珠好像在挣扎,要把压上面的王主任推开,我好像还听到了珠珠的喊叫声。但只过了一会儿,珠珠就不再挣扎了。她不动了,被王主任更深地压在了麦草垛里。麦草垛中间被他们蹬开了一个坑,他们跌到了坑里,这个时候就是从麦地边上走过一个人,能看见这个麦草垛,也看不见他们。可藏在了树上的我们就不一样了。从高处往低处看,还会有什么看不到呢。我看到王主任像变戏法一样,不断地扬起手,甩出衣服来,先是珠珠的,是带点碎花的。接着是他自己的,黄色的军便装。当麦草垛四周乱乱地散布着长短、花色、大小不一的衣裤时,那两个人就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。直刺眼目的是王主任的两扇屁股蛋,高高地撅向天空。珠珠的身体主要部分是让王主任掩盖住了,只能在他们活动时,隐隐约约地显露出平时是谁也别想看到的那一部分。

只有那座麦草垛在颤动。没有风了,树叶也不动了,空气没有了,我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。我的手和腿不得不用劲缠着树干,我有点儿像一只被枪击中了的大鸟。在树上站不住了,要从树枝上跌下来了。我长这么大,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场面,我没有做过,可听人说过。而且我还有了些与此事相关的判断能力。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事。

我说,他们在干坏事。

我说,干坏事的人就是坏人。

我说,我们要和坏人坏事作斗争。

我说,不判他们的刑,也要开大会批斗他们,让他们游街。

另外两个伙伴说,你说咋办,我们听你的。

我说,抓住他们,送到革命委员会去。

小军说,那我们就是英雄了。

大平说,广播上会表扬我们的。

我说,我们就可以入团了。

农场有个很大的高音喇叭,它是这个地方唯一的新闻宣传工具。当时为了争夺这些大喇叭,两派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互相杀得不可开交。农场的人谁要是上了广播,就像是今天的人上了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,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啊,马上就成了名人,下野地的男女老少全会知道。大家闲着没事,吃过晚饭,全坐在门口,边乘凉边听架在电线杆子上的喇叭说话。

从场部通到麦地的路,被人踩出和被车轮碾出的只有一条。我们来到了这条路上。也可以说是藏到了这条路上。路的两边有些野生的树和草,我们钻了进去。我们想的是要是站在路上,那两个男女,远远地会看见,他们就肯定不会走过来了。不走这条路他们也一样可以走回场部。荒野上,要到一个地方去,没有路也可以走到。这里是个盆地,没有什么大河和高山,要往哪里去,没有什么可以挡得住。钻到树草里去,这让我们想到了在电影里看到埋伏抓特务的场面。个个脸上的兴奋像是小公鸡的鸡冠子一样红。我嘘了一声,三个人全屏住了呼吸,我们听到了顺着地面传来的脚步声,声音不大,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像是滚滚的雷声。心也跟着跳得格外厉害。

我轻轻地拨开了眼前的草叶,朝着传来脚步声的路上望过去。真的是麦草垛上的两个人走过来了。珠珠的样子是极疲乏的,她走路好像是没有了力气,半个身子是靠在那个王主任身上的。王主任却一边用胳膊架着珠珠,一边还是朝远处张望着。他现在可不是在盼着有谁来了,他是害怕别从什么地方冒出个什么人来。说真的,对靠在身边的这个大城市的姑娘,这会儿他是真的想能离开她远一点儿。他是个干部,知道一些事情的利害关系。他看到了那条大干渠的木桥,他打算是过了桥,对珠珠说,要么他先走,要么她先走,一定要拉开几百米的距离,反正是不能一块儿走,更不能让人看出他们一块从麦地里走了出来。

他们的位置离桥有二百米。

说是从天上掉下来,从地底下钻出来的,对王主任和珠珠来说全不过分。他们看到我们从草丛里站出来,挡在他们面前时,他们想是不是眼睛出了毛病,花了。等他们看清了,这真是三个活人,不是木头和石头时,他们自己却像是木头和石头了,僵硬地立在那里了。珠珠插在王主任臂弯里的胳膊,想抽回来,可怎么也使不上劲。

王主任到底是个男人,也是个干部,见过大场面,经历的事也多。他看清了只是三个学生时,他不那么惊慌了。他板着脸说,你们不好好上学,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了。快走吧,我和你们的许校长很熟的,我可以不告诉他。

以我为首的三个准男人,显然没有被这样的话吓住。我们站在他们面前,没有把路让开。我说,我们放假了,不用上课了。

这时珠珠站在王主任旁边，脸色是苍白的。她不再靠在王主任身上了。王主任又说，那你们也要在家里帮爹娘干点儿活，别到处野啊。我说，我们到处野，可没有干坏事。王主任说，谁干坏事了，我和这位女同志是来工作的，看看麦地的收割情况。我说，我们看到你们了。王主任问，看到什么了。我说，看到你们在麦草垛上。我没有再往下说，我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了。

我也用不着往下说了。珠珠好像要晕倒了，手下意识地在王主任的胳膊上扶了一把，才没有栽倒。王主任听了我这一说，干部的威风一下子不见了。整个的脑袋耷拉下来了。说话的声音放低了，也放软了。他说，红卫兵小将们，这个事嘛，我看，算了，就让我们过去吧。你们需要什么要我帮忙的。我一定会给办到的。

我冷笑了。我说，别朝我们发射糖衣炮弹，没有用的，还是跟着我们到革委会去吧，争取宽大处理吧。

两个大人没有话说了。只有跟着我们向前走。

到了桥头，突然珠珠捂着肚子蹲了下来，她说她肚子疼，走不动了。还说她想去方便一下。这可把我们难住了。我们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不能不让她去，一个人犯了再大的罪，有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，却是从来没有不让撒尿拉屎的。这样一想，我也就不犹豫了，指着桥下渠道边上的芦苇丛，说你快去快回。小军在一旁提醒我说，她要是跑了咋办。我说，她往哪里跑，我看了王主任一眼说，再说了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是啊，这个时候跑没有用，就算是你能跑掉，可你是不能把做过的事，从我们的脑子里带走的。王主任大概明白了这一点。他没有想跑的意思，只是不断地找各种话题，和我们套近乎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我们放他们走，还要我们把看到的麦草垛上的事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可珠珠一句话不说，她好像是从一开始就明白和这些还没有长大的男人说什么，在这会儿也全是废话。她只说了一句，我肚子疼，要去方便。说完这句话后，她再也没有说过第二句话。

我们站在桥上，珠珠下到了桥下的芦苇丛里。我们在高处看得远，珠珠要走出我们的视线，就要走到渠道的拐弯处。我想要是过上十分钟，还不见她从芦苇丛里出来，就要去找她。这段时间里，王主任拿出了香烟抽。还给我们三个人一人一支。可我们一个劲儿地摆手，不抽他的烟。其实我们是常凑到一起抽烟，没

有纸烟抽，我们就卷树叶子和棉花叶子抽。可我们不抽王主任的香烟，他现在是个坏人了，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和他划清界限。王主任点烟时，手一个劲儿抖。

王主任一支烟抽完了，还是不见珠珠从拐弯处的芦苇丛里钻出来。我有些着急了，我问王主任，她咋还不出来。王主任说，她肚子疼，可能是拉肚子了。不过，说这话时，王主任也不是很肯定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一会儿加上前面的一会儿，好像拉肚子也拉不了这么长时间。我说过去看看，可光是说，谁也不过去看。看女人解手，是要流氓，当然谁也不去。王主任说我过去看看。我马上警惕起来，马上决定不能让他一个人过去。怕他趁这个机会跑掉。四个人一块下了桥，去往那个长满了芦苇的拐弯处走去。

在拐弯处，我们没有闻到尿尿的臊臭味，也没有见到人。是我先看到了在渠道边有一双鞋，一双塑料底的女式布鞋。它们摆放在水边，让人想到了我们看过的电影《白毛女》里面有类似的场面，喜儿被黄世仁追到了河边，她把一双鞋放到河边，他们以为她跳河自尽了，不再追她了，她才逃出了虎口。于是我们马上想到了她是跑了。我说，不能让她跑了，快去追赶。红卫兵小将要比那些狗腿子聪明，连王主任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追了起来。顺着水渠边追了一阵，倒还真是让我们追上了。不过，我们追上她后，看到了她时全呆若木鸡了。喜儿把鞋放到水边是假装跳水了，而珠珠把鞋放到水边，是真的跳水了。我们看到的她，不是在跑，而是在水里漂着。像是那些被大水冲下来的山上的木头。她不是木头，可这会儿她至少有点儿和木头一样了，我们跳到了水里把她像捞木头一样拖到了岸边，再看她真的和木头没有两样了。她没有了一点儿呼吸。

珠珠死了。

她这样死，当然不能开追悼会。她为那样的一件事死，她的死是毛主席说的那种比鸿毛还要轻的一类。不过我们在这件事上，也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。别说是上广播了，连表扬的话也没有。保卫科的人把我们叫了去，问我们话的口气，好像我们也犯了什么罪似的。真是太可笑了，我们抓出了坏人坏事，应该给我们奖励才对。可大人们却理也不理我们。这让我们伤心了好大一阵子。

真正犯罪的人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王主任。他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不长时间，就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被判了二十年。把他判这么重，主要是他在珠珠死的事情上负有直接责任。尽管他一再说是珠珠主动要和他好，去

麦草垛是珠珠想出的点子，还说他是真喜欢珠珠说他打算和农村的老婆离婚和珠珠结婚。这些话他再说也没有人认真听。当时在全国各地正好在打击对女知青的犯罪，王主任也是运气不好，赶到了风头上，放在早几年，他这点儿事，大不了是撤职和批斗游街。不过，全农场的人没有一个同情他的，都说他是活该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居然还有人说我们干了件缺德事。这让我们有些想不通。我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我们在这件事上错在什么地方了。

珠珠死了。死了就死了。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。到了九月份，学校开学了。我背着行李到场部上学。我们的家还在十一队，离场部有十里地，我平常住在学校里，星期天才回家一趟。这一年，是1974年，1956年出生的我算起来也是十八岁的人了。这一年，毛主席在他的书房里，经过了认真的思考，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。不过老师在课堂上念报纸时，我在心里有点儿嘀咕，我觉得把中国排在老三，有点儿比别人矮一头，不够威风。说真的，我一直是觉得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的国家。负有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啊，说成是第三世界是不是有点儿不合适啊。可我这个念头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，没有敢让它多停留。只要是毛主席说的，永远不会有错的。我当然是不会把心里的嘀咕说出来的，不是我怕没有好日子过，是我绝对相信毛主席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，我那点儿嘀咕只能说明我还不懂得政治。不懂政治的我，一心想在政治上比较大的进步。我是多么地想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啊。班里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同学的胸脯上挂上了团徽。我迫切的心情，连娘都看出来。住在后面一排房子有姓李的一家人，有个女儿和我一个班，别看人家瘦瘦小小的，可比我有出息多了，不但早早入团了，还是团支部书记。我娘为这事，拿了平常舍不得吃的鸡蛋去她家串门。求这个女同学，帮忙让我早点入团。我听说这事，气得对娘发了脾气，见了那个女同学，故意昂着头不理她，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。这个女同学想，骄傲就是个大缺点，这样的人要想入团可没有那么容易。她从一个申请书里，抽出了我的那一份，撇撇嘴，扔到了一边。

我没有入团，可我在班里也算个人物了。主要是我爱看书，写的作文老师老在课堂上念。大家就觉得我还是挺聪明的。选班里干部时，居然还有人提出了我的名字。结果我当上了一个小组长。起先，我是一点儿也不想当这个小组长。可后来我改变了想法。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的是一个叫李梅的女同学。李梅，是这

个农场中学的名人,没有人不认识她的。啥原因,只有一个,长得好看。学校只要一排演节目,她总是主角,并且还是报幕员。她说话,不像我们,河南话的口音一听能听出来,可李梅说话,就和广播喇叭上的一样。我后来到了大城市,见到了不少的女人,可能比得上李梅的,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几个。那时,男女同学不来往,平常连话也不说。我没有想到,李梅会和我说话。那天中午下课,全抢着往食堂跑,我想反正去了也要排队,不如干脆晚一些,就不用排队了。等教室空了,我才慢慢地站了起来往门口走。突然听到一个人喊我的名字。转过脸,看到李梅。她说,下午选班干部,我投你一票。我说,我不行。她说,谁说你不行,我看你就行。她看着我笑着说。我一下子口吃起来,脸也红了,不知道回什么话。李梅倒也没有等我回答的意思,说过了笑过了,就走了。倒是我站在那里半天没有动。到下午选举时,我担心自己的票不够,干脆也给自己投了一票。

我当上了小组长,李梅是我这个小组的组员。李梅人长得好,可学习却不像她人长得那么好。那天上晚自习,李梅说,她的作文老写不好,问我咋样才能写好作文。我说,要多看书。李梅说,你有没有好看的书,借一本让我看看。我当然不会说半个不字。马上把那本没有封皮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借给了她。这本书,好多男同学向我借,我都没有借。大平说,你咋把书借给她。我说,选班干部时,她投了我一票,算是还她的人情了。大平说,小心别人说你们俩好。我赶紧说,谁和她好,没影子的事。我知道,男女同学不能来往太多。一多,别人就会说你们好了,好了的意思是说你俩关系不正常了。学校和外面的社会一样,男女间的错误好像是除了反革命以外最大的错误了。那个年代,犯这个错误的人好像还挺多。大家把这样的错误叫作风错误。一个人要是犯了这样的错误,那他就很难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了。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,也想在政治上进步。我可不想在男女关系方面犯错误。没过几天,李梅把那本书看完了,还给我时,问我,还有没有别的好看的书了。我赶忙说,没有了。其实我至少还有十本这样纸页发黄的没有书皮的好看的书。可我不敢给她看了,怕看来看去,看出问题了。

说是学生,可大多数时间,却并不是在课堂里和笔墨打交道。当时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五·七指示。其中有段话是说给学生的,号召学生们不要在课堂上死读书本,要走出校门,到工厂学工,到军营学军,到农村学农。农场的孩子,出门



就是庄稼地,那就去学农吧。这正合了农场干部的心意。庄稼活季节性强,机械化程度还不高,到了农忙时,啥都不缺,缺的就是劳力。十七八岁的人,别的不说,倒真的是干活的好劳力。不但能干,而且还是白干,一分钱报酬也没有。反正在学校里也没有书读。说起来简直是没有谁能信,马上就要高中毕业的我,没有上过历史地理课,没有学过平面几何。倒还开了外语课。学的是俄罗斯语,说是马上就要打仗了,于是就天天教那几句,什么站住不许动、举起手来、缴枪不杀。还有一句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。我这些年来,年年有好几个月在地里干活,干得久了,干得多了,什么活都会干了。样样活干得比大人一点儿也不差。夏天割麦子,我一天割过一亩多。秋天拾棉花,一天拾过一百多公斤。

九月份开学,正是天高云淡,可以看见往南飞的大雁。地里的棉花也开了,一朵挨着一朵,多得数不清。像是把漫天的白云扯碎了,扔到了地上。于是农场的人,大人小孩全出动了,去把它们拾回来。屁股还没有把教室里的板凳坐热,又哗哗啦啦地坐上了马车和拖拉机到生产连队去了。一般的连队一下子也没有能住这么多人的房子,只好把开大会用的礼堂腾了出来,再把演节目用的幕布拉开,把大礼堂从中间分成了两半,一半住男同学,一半住女同学,行李是自己带来的,麦草往地上一铺,就成了床。白天在地里干活,晚上回到了礼堂睡觉,每天睡觉前,总要有个节目,那就是放屁晚会。老师说睡觉了,把吊在了中间的马灯扭灭了,全钻进了被窝。两边一下子安静了。却每一回这安静都不能保持十五分钟,必会被一个响屁破坏。而这一个响屁后面会跟着一串响屁,整个礼堂里竟是此起彼伏的屁声。听到这样的类似合唱的屁声,没有人不笑出声的。连幕布那边的女同学也跟着笑。老师有些火了,好几次想把那个带头放屁的破坏睡觉的家伙抓出来,可无奈屋里黑灯瞎火,大家睡得又是通铺,一个挨一个,要想找出故意带头放屁的人,的确是件困难的事。老师也只好是大吼几声,算是晚会的结束语。好在这个节目长不了,屁响一阵,人笑一阵,就开始有人打起了呼噜。放屁有意要放得响亮,当然是不好的,可这也不是你想做到就可以做到的。我只有一次跟着凑了个热闹,混在中间,使劲憋出了个响。我很想能做一次头一个放屁的人,可我总是心有余力不足,老让别人占了先。为这事我悄悄地骂过自己是个太没有本事的家伙了。说真的,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意思了,尤其是那边的女同学的笑声,简直是对这节目的喝彩。李梅也一定是跟着笑得捂着肚子。如果没有女同学的笑声,男同学也不会卖劲地去表演了。我明白这一点,可有一点我